

第一屆新 第 一 屆 新 北 市 文 學 獎

新 北 市 、 新 文 學 、 新 心 靈

【散文佳作】屋頂上

李振豪



個人簡歷

一九八一年生。臺北人。樹德科技大學企管系畢業。退伍後一直在出版社服務，真實姓名流浪於不同書籍的版權頁上。總是渴望生活在他方，所以又有筆名湖南蟲一枚代替我出發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生活中美好的事物：給我保護的家人，給我支持的朋友，使我成長的旅行，令我感動的歌，以及最最重要的，絕對知道我在講誰的，你。又，因為是這篇得獎，所以要特別感謝我最愛的媽媽。

【散文佳作】屋頂上

李振豪

週末，我和母親兩人陷在沙發裡，窩在客廳看電視，頻道轉來轉去，逃不出一個黑色盒子的視線範圍，像是被軟禁的人質，正在等待救援。

是這樣難得無事的假日，我在心裡盤算著，也許該起身出門，去剪個頭髮也好，或者到大賣場採購一些日常必需，飲料零食什麼的……不然也看個書吧，總之別再虛擲人生。我在心裡與另一名積極並符合母親期望的自己辯論著，看似隨時能起身立誓，徹底拋棄頹廢生活，最終卻只落得連電視也沒能好好看，抓不到重播綜藝節目爆出的笑點，在罐頭笑聲中感到被遺棄，又更陷入了沙發一些。

母親的狀況也沒多好。老是失眠的她，彷彿只有在這樣的時刻才最好睡，眯著眯著便遁入異世界。我看著她，忽然感覺她像一隻總算感到安全的小狗，靜靜吸氣吐氣，好舒服似的，眼皮也不動一下。我伸手抓遙控器，啪地一聲關掉電視，螢幕表面遂引起一陣靜電的騷動，瞬間破壞了這屋裡維持多時的表面張力，寂靜如火山灰無聲降落卻依舊造成破壞，吵醒了母親。

看看時鐘，下午四點半，母親決定出門運動。沿著體育場的外圍快步走路，她有時會以略帶自豪的語氣說：「走一圈就滿身汗了，我都走三圈。」我想起以前的她還能跑呢，不知何時，好像只是隨機應變，已經以走路取代跑步了。她說：「走一走，晚上比較好睡。」我知道她又要開始向我抱怨——或者更像自言自語——關於晚上如何輾轉反側的事。怕她開口不停，我決定先聲奪人：「上樓去囉。」然後把自己從沙發裡拔出來，起身，早她一步開門，躲回頂樓加蓋的世界，躲回那在原先屋頂的位置上，由新的磚瓦所組成，供我藏躲、自我隔離，關上房門連家人都無法確知我是否回家的，一座新的山洞裡。

平日，我和母親分住不同樓層。原先她的想法是，孩子大了，很快要有自己的家庭，為免孩子不想和老人同住一屋簷下，搬得老遠，不如先趕到屋頂上的加蓋樓層，表面上各自為政，但至少以後需要相互照應時，還能就近。我老早知道母親的想法，聽命乖乖搬上樓，一度也以為搞不好從此振作，至少能期待一番新天地，不料我總是令母親失望，愛情失敗、事業平平，不耐寂寞而下樓的時刻愈見頻繁，幾次甚至暗地打算，不如再搬回樓下吧，只差真的開口詢問。

那些把話又吞回腹內的時刻，我總忍不住懷念起從前，當我還對未來懷有遐想，而母親尚未被失眠問題困擾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得頻吃安眠藥的舊時光。那時，頂樓加蓋仍出租給他人，收取著不多不少的租金，約莫正好打平水電瓦斯電話費。當時，父親仍在世，有他負責接收母親一切的日常苦水，我的耳根也清淨

許多。然而，我心裡清楚，那樣的光景是不復在了，如同我曾對未來所想像的康莊美麗，也隨著心智成熟，而逐一燈火般滅去。

但回憶卻像骨牌，逐一倒下，才得以現出全幅圖像。

在父親病中的日子，當母親決定辭去工作，幾乎是長住於醫院陪侍在側照料父親，分身乏術於是將家中大小瑣事全交到我這個長子頭上時，有時我會在龐大的壓力下，偷偷且十足落入俗套地想望，如果時間能往前倒流不知有多好？回到那當我對未來還沒有概念，而母親仍是我心中的無敵之人，任何問題與煩惱交付給她，都能代為解決，拯救我於所有無能為力或單純的撒嬌示弱。那時，頂樓尚未加蓋，屋頂是中秋節提供烤肉與賞月的絕佳地點，過年時則成為打鞭炮仗的不二戰場。只是，時移事往，頂樓加蓋恍若一夕間紛紛抽芽的作物，競高般幾乎無一棟樓不加上這麼一層，母親便也趕流行似地貸了款，輸人不輸陣硬是為五樓老公寓，再戴上個新帽子。而曾幾何時，家裡小的長大了，就到外地求學，大的被歲月催老了，跟著也就病了起來，過中秋節再沒有閒情逸致賞月，至於鞭炮，甚至是法律規定不能再放了。

連曾經無敵，為我送忘了帶的作業到學校（總是在下課時間打電話到母親上班的工廠哀求她，如今想來是多麼的不懂事）、騎著摩托車載因為和同學推擠而撞破頭的我趕奔醫院（一縫就近十針的傷勢後來聽說讓母親一邊騎車一邊掉淚）、身兼兩份工作把一個「家」養成兩層「房」（貸款貸款貸款標會標會標會）的母親，也輕易就被失眠的問題擊潰，看了許多的醫生都沒效，最後只能輕率地歸咎於簡單一句，命不好。

至於我，則領取了當時無從真正預測的未來，拿了學位、服過兵役、吃過頭路（母親老用閩南語的這個動詞，好像工作就是為了吃，三餐溫飽就是人間至福），靜坐於時間此處，憤世有時，但也不敢有太多意見。

尤其在父親走後，我看著母親把從醫院收拾回家的什物默默歸位，像什麼也沒發生過，忽然感到心驚，也接受了人生往往僅得一句「就是這樣了」而已，縱然心有不甘，也無法討價還價。

但我卻，還是想起了這麼一幕——那是我現已無法回想得知確切時間點的數年前，父親因飲酒過量導致肝硬化，住院幾天後，情況惡化，轉加護病房同時，醫生發下一張病危通知，並要母親有心理準備。那天我放學回家，見母親整個人半躺在沙發上，一旁地上是陪伴住院時帶去的毯子、枕頭和臉盆之類。在那瞬間顯得空闊無比的家中客廳，看來就像沒有任何牆垣邊界，只一逕無限延伸，直到最遠，將人對比到最渺小無依的境界……

如同獨自一人在屋頂上，無數的房頂連接再連接，極目盡空，未來茫茫。

而分明一臉疲憊至極模樣的母親，卻仍醒著，只是心神俱失如遊魂，令我不知該如何開口，又該說些什麼，最終只是靜靜聽她一句：「你爸要不行了。」

而對照以數年後父親再一次受到死神追捕，卻不再如同上回被醫生形容為奇蹟般的死裡逃生，母親這次倒選擇了淡然的處理方式。或也是因為父親已拖太久，化療、電療、氣切，折磨得不成人形，看得我們不捨，寧可他無病無痛，此

去一路輕盈。

但，卻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母親回到家裡，一人三室，加外客廳廚房陽臺，找不到一個好說話的對象——這會是失眠的主因嗎？——重拾以前到體育場運動的習慣。

於是她進房換裝，輕便的 T 恤和短褲，甩甩手踢踢腳要做好準備出門的暖身，每個動作都像前哨戰，敵人是夜暗之後的清醒大神。而我上樓，回到屋頂上的住家，窩回房間上網，那模樣真像穴居人坐回習慣的固定位置，興味盎然面對一幅難解壁畫，任光陰流逝，以按滑鼠的聲響，取代鐘面秒針的跳動滴答。窗外傳來巷口正上演的人間劇場 live 轉播：摩托車發動噴出黑煙、一臺汽車在狹仄的街頭按下喇叭、鄰居三三兩兩搬弄是非、孩童嬉戲發出純真歡笑……在無數細瑣或持續或間歇的舞臺音效裡，我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，是母親關上樓下大門，出門去的聲音。

自我搬上樓後，母親似乎有意地，並不想管我太多。我想起過往她總是看不慣我房間太亂，經常忍不住便著手整理起來，被我抱怨過好幾次。不知該如何說明，那是我以自己為中心所發展出來的亂中之序，使我在黑暗中也能隨手拿到一本書一枝筆一件衣服或一支手機。每當我臨時找不到什麼時，總是怒氣沖沖質問母親：「你又把我的東西收到哪去了！」通常她會回我：「你自己東西亂丟我幫你收還怪我？」而某些一時重要簡直當下無法找到便要死人了的物件，最後也只剩這無疾而終的問與答，並無在之後真的對我產生什麼重大人生影響地，人間蒸發了。

是這樣的我，造成了這樣失眠的母親嗎？又或者是父親的過世讓母親發現，自己已不再受人依賴，生活失去重心，開始飄浮，遂無法沉沉入夢了？

我轉身檢視自己的房間，確實有如爆炸現場留下殘骸片片，像一個排版凌亂的網頁，若出現在我的螢幕上，只怕二話不說便被我關掉了吧。而更糟的是，我猜想，母親該不會其實也打算眼不見為淨，才將我驅逐上樓的？

念頭一生，我又想回到樓下了。於是關掉電腦，拿了手機與喝到一半的飲料，走出房間到客廳，打開大門，希望走過幾階樓梯，便可以如穿越時光隧道，帶我回到從前。

直到我發現自己忘了帶鑰匙，驚愕又沮喪地望著家門無計可施，頓時陷入窘境之後才想到——這就是所謂的咫尺天涯吧？而最終也只能送自己一個苦笑。

不想被困在陰暗的樓梯間被壁癌包圍，我突發奇想，何不往頂樓加蓋的房子再上一層，去看看。爬著那穿有一層厚鏽衣的梯子時，我且仔細想了一下鑰匙放在何處，才發現真的無法確定，徹底被自己隨手亂丟東西的習慣反將一軍。所幸，還有這最後的出口，終於讓我自建築物鑽出，像一組為了接收訊號而向上伸展的天線。

沒有圍牆，所以不敢輕舉妄動，只能靜靜坐定，曬著西斜的陽光。因為頂樓加蓋而新設的水塔在我旁側，曾經幾度故障，讓我跟著母親上來檢查加壓馬達的線路（母親說：「以後我走了，這些都是你要負責處理的。」），現在則陪著我打

電話向母親求救：「我出門忘了帶鑰匙，你要回來的時候打電話給我一下。」

第一次，不為任何急迫如「洗澡洗到一半沒水」或「怎麼一下兩家裡就漏水了」等理由上來，才意外發現一些好風景。原就寬闊得像海的天空，終於不再被各式大樓切割遮擋，恣意拓展著漂亮的深藍，連接往天際一方燃燒得紅紅火火的黃昏。對面的養鴿人家揮舞大旗，鴿群飛來飛去四處盤旋，帶著音樂般的韻律，路徑曲線完美得無可挑剔。將視線放遠，往右能看到板橋，往左則是五股、泰山一帶，彷彿一張伸手便能摸到紙張紋路的地圖，馬路 and 山脈都收入指間任我丈量。唯有一架飛機橫越象限，拖出一條長長的雲尾巴，像人類模仿神仙寫的字。

我為之目眩神迷，恨不得此刻也像那些自我生命中轉眼無蹤的事物，就此人間蒸發。反正以我對宇宙的毫無貢獻，想必也不會留下任何痕跡或影響吧……

但還是有些什麼持續提醒著我，現實世界並無中場休息這回事。比起在二十分鐘前我還未爬上這裡時，又距離我更遙遠了一些的樓下，繼續傳來一切因為在我生活的範圍內，而與我有關的聲息；雖說，又有什麼是真正與我無關，而可以冷眼旁觀的呢？然而偏偏，在屋頂上，我像忽然獲得了一個空隙、一條隱藏在深閨幽林裡的小路，可以斷絕我與凡俗的臍帶，假想我不再需要被定義、被評價、被試圖修正與被終於瞭解了。

手邊的飲料被夕陽曬出汗，失去低溫，和我與水塔並列，排列出小中大的順序。剛才還在的飛機消失了，臨摹出來的雲墨字體也被上帝一雙充滿時間的大手抹除。黃昏仍在，灑下更多金粉於各城鎮。馬路上的車流不斷，接力等待著路燈亮起。遠方觀音山脈上的亂葬崗則靜待陽光從地表消失，才準備要燃起鬼火？

鴿子還在天空繞行，很捨不得回去似地，但我卻漸漸，有點坐不住了。那不停變換姿勢的模樣，會否有幾分，也像母親躺在床上無法入眠的焦慮呢？而我這才知道，原來是如此需要被拯救的狀態，夜復一夜困擾著母親啊。

但，卻也是這個我所以為連自己的失眠都無法解決的母親，在回家時，打了電話給我，把我從屋頂上，解救了出去。